



古今文類聚

前集

成化之成

~~99
15~~

道通文庫
文庫6
28
15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仙佛部

佛

羣書要語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 袁宏漢

註紫金之像白毫之光 六帖 青蓮妙相 同上 青蓮承趺金獸捧

持藻并花鬘葱籠四垂 劉禹錫記 慈雲法雨 六帖

古今事實

西方大聖人

太宰詔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傳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釋迦佛生

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刹利王家放天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自然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在四十九年將金縷僧迦黎衣與摩訶迦葉自一祖迦葉傳至三十二祖弘忍景德傳燈錄

漢明帝迎佛

後漢孝明帝永平二年偶夢金人魏巍丈六飛至殿庭光明炳耀問群臣通事舍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得道者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同往西域求迎佛法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梵僧帶白氎畫釋迦像四十二章經白馬馱之邀至洛陽此中土有三寶之始也大藏一覽

佛法入中國

漢驃騎將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蔡愔等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

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不滅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
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
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
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通鑑

阿難說法

第一祖阿難將入城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爲說法
達磨携履

二十八祖達磨自天竺國泛海見梁帝不契潛上嵩山少林寺
面壁九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
嶺見手携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
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

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塋惟空棺一隻華履在焉傳燈錄

弘忍鏡臺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有禪神秀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
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有居士盧慧能密於秀偈
側寫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
師乃傳法於能

梁武帝溺佛

梁武帝晚溺信佛道凡三捨身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
飯而已身衣布衣侯景之亂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崩于淨居
殿本紀

魏作金像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五

七

魏作永寧寺有金像高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爲九層浮屠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梁組

募錢造像

唐武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錢以助其功通鑑

諫迎佛骨

韓愈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上迎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大人奔走諷咀至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踏於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諫

晚事浮屠

白居易暮節惑浮屠无其甚至經月不食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

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本傳

繙釋佛教

宣宗嘗曰裴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繙釋數萬言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斧碎佛牙

五代趙鳳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方是時官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毀佛像

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中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世爲妄以利入爲急使其真身尚在猶

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

後王信佛

李後主酷信浮屠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
顙至為瘤贅親為桑門削作廁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滯滯者再
為治之其手不攷學佛握印而行僧犯奸有司具牘還俗後主
令禮佛二百拜免刑王師赴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
菩薩江南野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

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
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
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
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國未有佛
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
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
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
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
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
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九年前後二度捨身施佛宗
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

事文類聚前集

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及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
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
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
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
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
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
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
又令諸寺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
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詭異之觀
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
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下心

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
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
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
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
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主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
情假如其身至本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
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眾也况其
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
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禘劑祓除不祥
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禘劑不用
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

諸水火求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
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
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
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大悲閣記

蘇子瞻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
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
能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於手與口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
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
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
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

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皆吾
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吾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
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
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
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
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
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
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
河沙諸國非有宅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
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
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傳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

方首乃以大栴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錯出開合捧
執指彈摩拊于態具備各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
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
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
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
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
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等
挾白羽劔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
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
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攬攘何服能

物千手無二心手手得其處積自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
心法皆具千手目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叙

蘇子瞻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天施會出
而浴之者維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二色如含桃大
如薏苡將實之他方爲衆生福由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
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昇之七年軾自齊安恩
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
清真相院僧法泰方爲塼塔十有三成峻峙蟠固人夫鬼神所
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
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大君程

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
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感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
廣前事度幾在此泰聞踴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
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如來法身無有遷化
爲丈六示大夫禱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爲煙惟有堅固
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升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奠山川
棺槨十襲閱精園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
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達近遷冥行黑月隨坎泉分身來化會有
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獷悍柔淑冥愚賢願持
此福逮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天堂地獄偈

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
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國史補

古詩

記所見開光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及字由

蘇子瞻

西方真人誰所見衣被七寶從雙後當時修道頗辛苦柏生兩
肘烏巢有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水蓮道成一旦就空
滅奔會四海悲入天翔禽哀響動林谷獸鬼踴躍淚迸泉厲眉
深目彼誰子遶林彈指性自圓隱如寒月墮清晝空有孤光留
故躔春遊古寺拂塵壁遺像久此羶香煙畫師不復寫名姓皆
云道子口所傳從橫固已蔑孫鄧有如巨鯨吞小鮮來詩所誇

孰與此安得獲掛其傍觀

感興

朱元晦

西方論綠業卑卑喻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僧尼附

羣書要語桑門六帖開士同上男曰優婆塞又曰僧又曰德士大藏一覽僧曰苾芻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二冬夏常青三性體柔軟四香氣遠騰五乳蔓布條尊勝經行阿耨菩提心是名上人摩訶般若經沙門有三坐禪為上輩誦經為中輩助

眾為下輩無為經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欲而歸於無為也表安

漢記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乘禪傳灯錄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維摩經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度乎其可也韓文

詩句與字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賓贊上人

尼女曰優婆夷又曰尼大藏一覽

古今事實

達磨傳衣

初達磨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鑿置而不傳

沙門稱釋

晉道安授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為姓中

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道安見晉鑿齒自稱彌天釋道安

入遠公社

晉惠遠見廬阜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刺史桓伊為
遠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也絕塵清勝之賓並不期而至彭城
劉遺民豫章雷次宗廬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等凡
百有二十三人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高僧傳

不過虎溪

遠法師居廬阜二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輒
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脩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
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廬山記

招入白蓮社

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即往矣
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廬阜雜記

不入白蓮社

謝靈運求入淨社遠師以心雜止之范甯在豫章遠師請入社
范不能從遠師傳

女子寄宿

高僧鬼戒行嚴潔嘗有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
遣我來勸勉其意鬼執意真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
輩屢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
秉心堅貞

逼受妓女

鳩摩羅什姚主以妓女逼令受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

飛錫擲空

鄧隱峯擲錫空中飛錫飛身而過應真飛錫以躡虛天台賦

能通玄術

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二孔夜光照室石勒聞其名召試其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源泉鉢中生青蓮花勒愛子斌暴病死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遂甦

黑衣宰相

宋文帝以慧琳善談論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

觀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通鑑

赤髭白足

佛陀耶舍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耶沙澤曇如足白於面雖跋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

文殊問疾

維摩詰病佛遣文殊問疾

躡迹求法

道明禪師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躡迹追逐至大庾嶺曰我來求法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

佛有五戒

事類彙編卷之三十五

元珪禪師有異人裁冠而至曰我嶽神也稽首乞戒師曰付汝五戒能不淫乎能不盜乎能不殺乎能不妄乎能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是為佛戒

看水牯牛

太安禪師曰安在瀉山三十年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趕亦不去也

石頭路滑

石頭希遷大師也馬祖問師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祖云石頭路滑還躓倒汝麼師曰若躓倒即不來

磨磚成鏡

南嶽懷讓禪師有沙門道常日坐禪師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曰作什麼師曰磨作鏡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耶

罵佛罵祖

德山宣鑿禪師瀉山問眾還識遮阿師也無眾曰不識瀉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去

一餅一鉢

守清禪師有僧問末後一句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餅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忽忽晨雞暮鐘

芥茨石室

無業國師曰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如茨石室向折脚鐺子
煮飯喫過三二十年

一塢白雲

廣嚴院咸澤禪師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曰一塢白雲三間茅
屋

白公問禪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蟠屈如蓋遂棲止其
上復有鵲巢其側人目爲鵲巢和尚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
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曰
心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甚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

八十老人行不得

李公問禪

樂山惟儼禪師郎州刺史李翱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
瓶翽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
話雲在青夫水在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在此
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
漏

蜂鑽紙窠

神鎖禪師見蜂于投紙窠中求出師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
鑽他故紙

百丈竿頭進步

招賢大師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一口吸盡西江水

襄州居士龐蘊初謁石頭和尚復與丹霞禪師爲友石頭問日用事作麼生對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諸頭頭非取舍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立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後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居士頓悟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聚頭共說無生話女名靈照製竹漉離_漉之以供朝夕

寒山子

天台寒山子以樺皮爲冠實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眾

僧殘食菜滓食之豐干禪師曰汝與我遊五臺卽我同流若不丟非我同流曰我不丟豐干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去五臺作什麼曰我去禮文殊寒山曰汝不是我同流

拾得子

天台拾得者豐干禪師山中行至赤城見一子携至寺中名爲拾得一日掃地寺主問汝畢竟姓箇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因測寒山揜_揜曰蒼天拾得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笑笑而去

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形材臃腫蹙頞瞠腹以杖荷一布囊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市見物輒乞或醯醢魚蔬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曰

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並傳燈錄

萬迴師

萬迴師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姓迴迴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其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遣其問訊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因號萬迴唐武后嘗賜之錦袍玉帶

施千僧供

杜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為有報縉紳効之病甚久猶剔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為封樹類說

判僧飲酒

陸長源即中判僧常滿智真等於僧家飲烹宰等事云曰說如來之教在處貪財身著無價之衣終朝食肉苦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陀神通何有淨名入諸淫舍犯爾嚴戒贖我明刑仍集遠近僧徒痛杖三十處死雲溪友議

判僧賭錢

浙西韓混相公斷僧靈晏等賭錢喧爭云正法何曾執自空門不積餘財白白既能賭博通宵必醉尊壘強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長開並付江神取音波中便是泉臺同上

浮屠還俗

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愈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

浮屠奉親

張策少落髮為僧，黃巢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

東坡問禪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東坡與之遊，時住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日。一日值師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三轉語，內翰言下即答。從所請，願留所繫玉帶，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未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

為尼之始 以下係尼

漢明帝既聽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此中國為

尼之始也 事物紀原

武氏為尼

太宗崩，武氏隨眾感業寺為尼。 高宗紀

愛姬為尼

郭代公愛姬薛氏，幼嘗為尼，樂天嘗贈以詩。

為尼立碑

大明和尚卒，弟子尼無染，命僧靈嶼為行狀，九葬大浮圖，未嘗有比。立碑事，今無染實涕淚以求。 柳文

惑於妖尼

于尼者，嘗適人生子，後為一鬼所憑，言事或有驗，遂為尼名。惠普士庶遠近輻湊，以佛事之王樂道，命李氏甥為其母，首傳習。

妖教收下獄詔京東差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魯以下皆有之
文公獨無上問其故公曰臣但不知知之當亦有書溫公日錄

捨宅為寺尼寺附

東晉何充始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也事物紀元

為妾造寺

王縉為相為妾起感應寺宏麗無比當時頗為識者所笑南部新書

題尼寺壁

楊凝式滑稽精舍老尼即王令公家乳母公至苦不為禮乃書
壁云暇日遊老比位院延待甚厚尼甚感之後悟老比之言立
丐錫之紀異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鑿禪師碑柳宗元

扶風公廉問嶺南二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
謚大鑿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
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若于其祠幢蓋鍾鼓增山
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
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聞
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諱華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
餘言持世更楊墨苗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
遠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議之空術益顯六
事文類彙編

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
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所行及居
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
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
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
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者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
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千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太謚
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賊都護安南由海中
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旌纛節戟來蒞南
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
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磨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專默終揖于深
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尤合猥附不夷其高
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
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
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騁言于朝陰翊王度俾入道遙
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
誅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悃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
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
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求胤不已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

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文暢喜爲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誄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序，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官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天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拂氏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服朝服或漏於淫恠之說以數尋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潮州屠之徒驩快以沐師獨憤起訪予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笑嗚呼悲吾絀不得侶師以馳

送文暢上人序

柳宗元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之

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其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踰紀而秦人蒙利者益眾震代之間有靈山焉與茲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祕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陞將欲與文殊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習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

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茂衣械之贈，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益，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迥躡禱長德，連之述作，豈擅重千祀哉。庶欲竊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

論禪學之始

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其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為義學。如達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達法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梁會通間，達磨入來，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達磨一切掃蕩，不立

文字，直指人心。又翻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指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也。朱語錄

古詩

太白胡僧歌并序

李白

太白中峯絕頂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已長數寸，身不製繒帛，衣以草葉，常持楞伽經，路僻迥絕，人跡罕到。嘗東峯有鬪虎，弱者將死，而僧以杖解之。西秋有毒龍，久而為患，而僧於器貯之。商山趙叟前年採茯苓，深入太白，偶值此僧宿，余嘗有獨往之意，聞而悅之，乃為歌曰：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峯，世人難見但聞鍾。窸窣邊錫杖，解兩虎床下鉢盂。

盛一龍草衣不針亦不線兩耳垂有眉覆面此僧年紀那得知
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流水且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南山老
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裏看山空黛
色

律詩

贈楚雲上人

温庭筠

松根滿苔石盡日閉禪關有伴年年月無家處處山煙波五湖
遠瓶履一身閑岳寺蕙蘭晚幾時幽鳥還

贈僧

杜荀鶴

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
了捨輸僧

贈老僧

薛能

清瘦形容八十餘瓠懸雞落似村居勸師莫羨人間有幸是元
無免破除

詩話

韓詩戲僧

韓退之不喜僧每為僧作詩多侮之如送靈師詩云圍碁鬪白
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梟盧叱廻旋爭戰誰與敵活計橫
戈鋌飲酒盡百盃嘲諢思逾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綿言僧
之事乃云圍碁飲酒六博醉花唱曲良為不雅可謂出醜矣
雜著 係尼

慈宏院記

呂伯可午

嘉熙二年某月某日。欽尼祖證狀于郡曰。祖證俗家靈山之前里中舊祠僧伽太士。有水旱疾疫必禱禱必應。今頽毀又矣。過者太息。祖證不揆不謀。于衆不巧于人。自輸家財。因其遺址。以崇成梵宇。凡費錢五百萬。三年而後成。與徒衆晨香夕燈。上祝聖人壽。下俾鄉人復有所皈依。顧昔焉榛莽。今焉道場。於吾佛法固善。而名額不得上賜。如國王法。何創而求之。實難。惟因其廢於彼。而取以名於此。則亦條例之所許也。城南太平興國寺中有廢院曰慈竺。祖證願徙以榜之。惟慈悲幸聽郡嘉其意。爲上之部部上之省。至四年某月符下。黑白衆瞻仰歡喜。嘆未曾有。予友人汪翔甫述其顛末。來以記請證。翔甫之諸姑也。自乾竺法入中國。其徒備著天堂地獄鬼神。爲張因果罪福之說。以

爲人死爲鬼。鬼復爲人。隨善惡報。還復無窮。若善男子善女人。悉當如是觀。故其誘人甚速。入人甚深。無智愚皆知之。婦人女子亦信嚮焉。然流弊有二。彼其朝辭房闈。暮宿禪寂。割父母深愛。絕男女太欲。離棄骨肉。瓦食壞衣。以自昇於山頭水涯足跡罕到之境。而人道滅矣。復有曲眉豐頰。命薄志違。不得已發勇猛心。爲式又摩那卒之胥。訓胥劬龍蛇污雜。而禮法闕矣。證則不然。幼卽茹蔬。誦經蕭然。有物外意。嘗往師能仁寺。尼如通旋返其家。靜居一室。日以梵誦爲事。或問之曰。出家兒當如是耶。證曰。此吾教七衆中。所謂優婆塞。道師林。所謂在家菩薩。而金色女。所謂名出家者。不必在阿蘭若處也。已而戶外之履。常滿僧俗混處。非便始別營室廬以居之。而必於其黨各適之地。庶

恩相愛文相接無異於在家時也。證雖以度人為事，然不輕受。往往擇其家世之良氣質之美，與其有以自給無求於外者，乃與之進。懼不爾，則外誘內移，將不能以守吾教矣。此豈滅人道闕禮法者所可同日語哉！向使其不具室羅未尼之相而從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則柔則懿，婦德毋儀，當必有可觀者。士大夫平日於親故交際，繆相愛敬，一旦利害相及，名位相軋，及眼若不相識而彎弓下石者，有之。苟可以求富貴利達，不皆公死黨，則左右詭隨，雖行不顧，言壞名敗，義不恤也。聞證之風，寧不少愧。昔韓吏部於謝自然深致其告戒感傷之意，至詠華山女，頗獨假借，得非以霧閣雲窓追攀不可，其持守甚嚴，有以自拔於流俗者歟！彼有證之一猶，見取於吏部，吏部而遇證。

當如何，其稱予也。予故因翔甫之請，極陳其事，以警世之為尼者，且以警吾黨之士，而亦以自警。且云。

佛寺

羣書要語招提菩薩皆古佛號，故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

道場，其實一也。釋書精舍梵宮寶地緝園化城

淨土鷲峯布金之地。並六帖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

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應劭風俗通

詩句若耶溪傍雲門寺，青鞋布襪從此始。杜緝字出青蓮坡蔣

古今事實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五

三十四

建寺之始

漢明帝於東都門外立精舍以處攝摩騰竺一法蘭即白馬寺也騰始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初置白馬寺即僧寺之始也 事物紀原

祇園

佛大檀越須達多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獨故曰給孤獨因往王舍城護彌長者家為男求聘因見其家請佛說法須達本事外道忽聞佛法生歡喜心接足作禮而白佛言我舍衛國人多信邪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化佛默受請即遣舍利弗指授規則徧處未踏唯有祇陀太子一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幽靜可居既得勝地往白太子太子戲曰蒲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

金布六十頃精舍告成九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請佛安居 經律異相

捨宅為寺

晉司徒王珣及弟珉捨宅為虎丘寺白居易東都履道第卒後為佛寺荆公居金陵自東門往蔣山至其故宅方半道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後請以宅為寺因號半山

嘗曹溪水

梁天監元年有天竺一國僧智藥自西土來泛舶至漢土尋流上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拗嘗其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寶林乃云此去有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是也

海山真經前集

佛宇如殿

魏世宗作瑤光寺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窰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未寧尤盛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綉駭人心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通鑑梁紀

寺為窰室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崔浩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宜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闕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為窰室以處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

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詔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誅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

諫起佛寺

宋虞原為散騎常侍明帝起相宮寺費極奢侈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帝曰卿至相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太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販婦佛若有知當悲哀歎罪高浮屠何有功德帝怒使人馳曳下殿

卓錫開山

舒州潛山崑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

梁武帝帝以二人俱具靈通，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草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懼。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神獸寺基

國工大師因獵者導，自徑山重岡之西，至於危峯之北，有頃素衣老人前而致拜，請師登山絕頂。入五峯之間，願捨此地為師立錫之所。有太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涸留一水穴。幸勿墟之。我將時至而衛師言訖，雲霧晦冥，風雨驟作。及明既霽，湫水盡涸，惟一穴尚存。謂之龍井。今庵基見在。諸草不生。事狀

上方

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方？琮曰：昏暗應須到上頭，左右大笑。帝曰：得古君子也。

方丈

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離城。晉舍隸國有維摩居士，石室以羊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室。

毀佛寺

唐武宗朝，祠部奏括天下寺四萬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毀山野蘭若，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二十六萬五百人。本紀

古今文集

古詩

善文有卷前集

嶽麓道林二寺詩

杜甫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二壑爭盤結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
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
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墻壯麗散香厨松道清涼俱蓮花
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鳥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
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蕪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傍
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
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悔迹今幸樂國養微軀
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又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
顯免與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
壁物色分留與老夫

嶽麓寺

沈傳師

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爲聞茲國富山水青嶂連
迤僧家園合香理筆皆耆舊謙挹自忘臺省尊不令執簡供亭
館直許携手遊山樊忽驚列岫晚來逼朔雪洗盡煙嵐昏碧波
迴嶼三山轉丹檻遶郭千艘屯華鑣蹀躞沙步大旆綵錯輝
松門楊枝競鶩龍蛇勢折幹不減風霆痕相重古殿倚巖腹別
引新徑縈雲根目傷平楚虞帝魂情多思遠聊開樽危弦細管
逐歌颺畫鼓綉靴隨節翻鏘金七言陵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
嗟余老倒久不利忍復感激論元元

道林寺

韋蟾

石門迥接蒼梧野愁色陰深二妃寡廣殿崔嵬萬壑間長廊詰

曲千巖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默經馬。暖日斜明。蟬
梁濕煙散。暮鴛鴦。瓦北方部落檀香。對西國文書。唱葉寫環欄。
近竹醉好題。窄路垂藤困。堪把沈裴筆。力闢雄壯。宋杜詞源兩
風雅。他方居士來。施齋彼岸上人投。結夏悲我未離擾擾徒勤
我休學悠悠者。何時得與劉遺民。同入東林白蓮社。

金山行

郭功父

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水柱浮仙宮。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
髯躔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工。一朝登臨。重太
息。四時想像。何其雄。卷簾夜閣。掛北斗。天鯨驚浪。吹長空。舟摧
岸斷。豈足數。往往霹靂。鉗蛟龍。寒蟾八月。蕩瑤海。秋光上下。磨
青銅。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往。杜

觀絕致。遙應同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形影
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我望。又起歸與隨。征鴻

題落星寺

黃山谷

巖巖康俗先生廬。其下宮亭水所都。北辰九關隔雲雨。南極丁

星在江湖

又

北風捲沙過。夜窻枕底鯨波撼。蓬島箇中即是地。行仙但使心
閑自難老

又

星宮游空何時落。著地亦化為寶坊。詩人晝吟山入坐。醉客夜
愕江撼床。蜜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為侯王。不知青雲梯幾

級更借瘦藤尋上五

又

落星開土深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小甬藏山客坐久長江接
天帆到遲寔寢清香與世隔畫圖妙絕無人知蜂房各自開戶
牖處處煮茶藤一枝

慈雲寺

黃魯直

城東寶坊金碧重道人脩惠剪蒿蓬二餅一鉢三十年瓊樓碧
瓦上秋空稻田摩衲擁黃髮專築書閣諸天中二后在天遺筆
墨百神受職扶琳宮文思帝澤餘溫潤雨露下國常年豐百川
章川結襟帶梅嶺桂嶺來朝宗參旗斗柄畧欄楯清坐耳聞河
漢風道人飽參口掛壁頗喜作詩如已公家風秀句刻琬琰邀

我落筆何能工安得雄文壓勝境九原喚起杜陵翁

虎丘寺

蘇子瞻

入門無平田石路細穿嶺陰風生澗壑古木懸潭井湛盧誰復
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際蛙龜幽幽生公堂左右立
頑礪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為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
留清詩讀者為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
意頗凄冷我來為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為躑躅真
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強歸田行可請

遊草露寺

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狠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
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大鑊二按銘梁武帝所鑄畫

獅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衛公所晉祠堂在寺手
植柏合抱矣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
記乃衛公為穆宗追福所葬也

古郡山為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吞數
州山長江漫漫却望大明寺惟見煙中竿狼石卧庭下窮隘如
伏虜緬懷卧龍公挾策事瑯嶼一談收獅子再說走老瞞名高
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鑊相對空團團坡陀受百斛積
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失故態唯此獨能完
僧繇六合火霓衣掛水紈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版陸生
畫青倪戲盤踞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
不刊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古柏手親種挺然誰敢干枝撐

雲峯裂根入石窟蟠雄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豈不牢見
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泯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
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
軌後世徒辛酸聊與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律詩

金山寺

張祐

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舫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
見鍾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又

孫魴

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櫓過妨禪
夢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

無錫縣東山寺

張祐

舊宅何人在空門客自過
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
小洞穿斜竹重堦夾瘦莎
殷勤入城市雲水暮鐘和

天台寺

杜荀鶴

一到天台寺高低景旋生
共僧巖上坐見客海邊行
野色人耕破山根浪打驚
忙時回閑處不覺有閑情

登甘露寺

周繇

盤山上幾層峭壁半垂藤
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僧
海濤捲砌檻江雨灑窓燈
日暮疎鐘起聲聲徹廣陵

孤山寺

張祐

樓臺登碧岑一徑入湖心
天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
斷橋荒蘚

合空院落落花深猶憶西窗月
鍾聲在北林

題東虎丘寺

白居易

香刹看非遠祇園入始深
龍蟠松矯矯玉立竹森森
惟石千僧坐靈池一劔沉
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
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
寄言軒冕客此地好抽簪

夜遊西武丘寺

白居易

不厭西丘寺閑來即一過
舟舫轉雲島樓閣出煙蘿
路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
魚跳驚葉燭猿覩愧鳴珂
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
香花助羅綺鍾梵雜笙歌
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
二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題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三
清晨入古寺，初日朗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鍾磬音。

過寶慶寺

司空曙

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晴龜出曝，松暮鶴飛回。古井碑橫草，陰廊畫雜苔。禪宮亦銷歇，塵世轉堪哀。

題鶴林寺僧室

李涉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

楓橋寺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

登雲棲寺塔

劉禹錫

步步相携不覺難，九層雲外倚欄干。忽然笑語半天上，無限遊人舉眼看。

天竺寺

白居易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西澗水流東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東鍾清下東聞。遙想吾師行道處，仙花桂子落紛紛。

題廬山寺

馬戴

白茅為屋宇，編荆數處墻。堆石疊成東谷，笑言西谷響。下方雲雨上方晴，風驚樵客綠蒼壁。猿戲山僧撼紫煙，別有二條投澗水。竹筒斜引入茶鑪。

虎丘西寺

劉禹錫

吳王冠劍作塵埃，葬地翻為七玉臺。石砌百尋光似鏡，井輪千
轉響成雷。昔年棣萼聯枝發，今日蓮宮並帶開。更有女郎墳在
此，時時雲雨試僧來。

題靈巖寺

劉禹錫

十萬人家天塹東，管弦臺榭滿東風。功歸范蠡五湖上，國破西
施一笑中。香逕自開蘭葉細，舞廊猶響月華空。尊前有暇但懷
舌，欲飲三盃誰與同。

陪潤州裴如晦學士遊金山迴作

楊公濟

世上蓬萊第幾洲，長雲漠漠鳥飛愁。海山亂點當軒出，江水中
分繞檻流。天遠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迴船却望金陵

月獨倚牙旗坐浪頭

金山寺

王介甫

天末海雲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舡舫猶聞笛，遠有樓
臺祇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飄然欲作乘槎
計，一到扶桑恨未能。

遊虎丘山寺

王元之

寺墻圍著碧孱顏，曾是當年海湧山。盡把好峯藏院裏，不教幽
景落人間。劍池草色經冬在，石座苔花自古斑。珍重晉朝吾祖
宅，一迴來此便忘還。

甘露寺

沈存中

丞相高齋半草萊，舊時風月滿亭臺。地從日月生時見，天到江

山盡處何三國是非春夢斷六朝城闕野花開心隨潮水漫漫
去流徧煙村半日來

詩話

靈隱夜吟

宋之問遊靈隱夜吟云鷲嶺鬱岧峣龍宮隱寂寥又不能續有
老僧坐禪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
香門外飄捫蘿登塔遠刻木引泉遙云云遲明僧不見人以爲
駱賓王也

闍梨飯後鍾

王播少孤貧安揚州水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擊鍾其
後播鎮揚州訪舊題詩處有自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梨飯

後鍾後二絕播出鎮是邦何所題已碧紗籠之矣乃續云二十
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小說

京食寺狗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一日烹寺犬食之僧笑曰能作滕
先生偷狗賦即不申理其破題云僧惟不淨狗也宜偷餅餌引
來猶擺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難回顧兔之眸又云既欲思於實
腹遂乃設於空喉取狗器也見侯鯖錄

寺僧蒸豚

王中令既平蜀饑甚入一村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
對不懼公奇之公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餽蒸猪頭甚美公喜問
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它技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

備長毛短淺含臘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就時燕
 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鈿軟孰真堪玉筋挑若把種根來比
 並種根自合喚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仇池筆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大聖先師 and 公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民業部

農家 田附

羣書要語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澗刻鏤源隰龍鱗决渠降雨
 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芬西都賦漢武詔火耕水耨應劭
 曰燒草下水種稻益生因悉芟去復下水灌禾草死獨稻長所
 謂火耕水耨也漢書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詩其饑伊黍其笠伊
 糾其縛斯趙以媯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良耜饒彼南畝田

暖至喜七月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盤庚隋農自安不昏作

勞不服田同上人生在勤勤則不匱管子農夫不為水旱輟

耕荀子農糞圃笠共談壠畝間葉正則文

田一歲曰苗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爾雅雍州厥田惟上上禹貢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孟子

詩句夕陽臨水釣春雨向田耕劉長卿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

山許渾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孟郊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

山杜畬田貴火聲煨爐杜曲江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白雲邊

杜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藹藹桑麻交公侯為等倫杜

古今事實

耕莘樂道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

耦耕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云耰而不輟微子

荷蓑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止子路宿殺雞為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同上

豚蹄禳田

淳于髡滑稽多辯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齊使髡之趙請救齊金

百斤車馬千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

臣今者從東方來見道傍種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
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
奢故笑之齊王乃益黃金千鎰白壁十雙車馬百乘髮至趙示
精兵十萬楚聞之引去注篝籠也汗邪下地田也

輟耕壠上

陳勝字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壠上張然曰苟富貴無相
忘傭者笑勝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羊酒自勞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休臘
烹羊包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

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躬耕壠畝

諸葛亮躬耕壠畝好為梁父吟

負郭十畝

以下係田

孔子曰回家貧胡不仕對曰固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
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回不願仕

負郭二頃

蘇季子曰吾若有雒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印乎

買田自污

黥布反上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客訟曰胡不多買田地賤貴而
以自污何從其計

伯耕使學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二十畝與伯居伯常耕縱平使游學

及貴買田

張禹內殖資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自耕而食

徐穉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身後桑田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弟子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求田問舍

許汜見陳元龍元龍謂汜曰今天下大亂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有田不仕

王素使謂文中子曰蓋在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西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寒暑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苦饑常勤

陸龜蒙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身畚插蒨刺無休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黻稽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 陸文

多田翁

廬從愿占良田數百頃自此薄之目為多田翁

古今文集

雜著

稼軒記

洪景廬

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安適畿輔東舟西車蠡牛錯出處勢便
近士大夫樂寄焉環城外中買宅且百數基局不能寬亦曰避
燥濕寒暑而已耳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曠土存三面傅城前
枕澄湖如寶帶其從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二十尺截
然砥平可廬以居而前乎相攸者皆莫識其處天作地藏擇然
後予濟南辛侯幼安晁後至一旦獨得之既築室百楹度財占

地什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由泱泱居然衍千已意宅日釋位
而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為稼軒而命田邊立
亭曰植杖若將真秉耒耨之為者東岡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
欵竹以錦路行海棠集山有樓婆娑安有堂信步有亭滌研有渚
皆約畧位置規歲月緒成之而主人初未之識也繪圖畀予曰
吾甚愛吾軒為我記予謂侯本以中州雋人抱忠仗義章顯聞
於南邦齊虜巧負國赤手領五十騎縛取於五萬眾中如挾兔
兔東馬衝枚由關西奏准至通晝夜不粒食壯聲英槩懦士為
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歎息用是簡深知入登九卿出節使二
道四立連率莫府頤賴氏寇作自潭薄於江西兩地驚震談笑
掃空之使遭事會之來擊中原還職方氏彼周公瑾安在事業

俠蓋饒爲之。此志未償。謝顧自詭。放浪林泉。從老農學稼。無亦
大不可歟。若予者。俵俵一世間。不能爲人。軒輊乃當。夫須祿。種
醉眠牛背。與弄童牧孺。肩相摩。幸未梨老時。及見俠展大功名。
錦衣來歸。竟履屋潭潭之樂。將荷笠棹舟。風乎玉溪之上。因圍
隸內謁。曰是嘗有力於稼軒者。俠當輟食。迎門曲席而坐。握手
一笑。拂壁間石。細讀之。庶不爲生客。俠名棄疾。今以右文殿脩
撰再安撫江南西路云。

古詩

畚田行

劉禹錫

何處好畚田。團團縵山腹。鑽龜得兩卦。上山燒即木。下種暖灰
中。乘陽坂牙孽。蒼蒼一雨後。蒼穎如雲發。

渭水田家

王維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鳴麥苗
秀。蚕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歌
式微。

田家

聶夷中

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鋤田當日
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二月賣新絲。五月糶
秋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
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田舍曲

王貞白

古今利名路。只在襍門前。至若不離家。一生常晏眠。牛羊晚自

歸兒童戲野田豈思封侯貴唯只待豐年征賦不辭苦但願時
官賢時官苟貪濁田舍生憂煎

田家雜興

儲光義

梧桐陰去我門薜荔網我屋迢迢兩夫婦朝出暮還宿稼穡既
自務牛羊還自牧日午嬾耕鋤登高望川陸空山足禽獸墟落
多喬木白馬誰家兒聯翩相馳逐

又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隣向田復回道糗糒常共
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蟪蛄鳴空澤鷓鴣生
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

田家書情

前人

蕭葉日以長荷花日以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飯
牛雙駕耕東畝蚯蚓土中出田鳥隨我飛群合亂噪嗷嗷如
道饑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發食飼田鳥日暮空筐歸親戚
更相誚我心終不移

觀田家

韋應物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鵲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
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饑飭不自苦膏澤且
為喜倉廩無宿儲徭役獨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

野老歌

張籍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由二西畝苗疎稅多不得食輸入官
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

舩中養天長食肉

歌元豐

王介甫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麥。水秧綿綿復多稌。龍骨長乾掛梁杙。鮒魚出網蔽洲渚。荻笋肥茸勝牛乳。百錢可得斗酒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墾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棹小舟。乘興欲眠過白下。逢人歡笑得無愁。

水車

蘇子瞻

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蛇殼蛇。分畦。率浪走雲陣。刺水綠鉞。抽稻牙。天上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律詩

長安秋夜

章孝標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起。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村村自送迎。

陸渾山莊

宋之問

歸來物外情。負秋閣。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稱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

書村叟壁

鄭谷

草肥朝牧牛。桑綠晚鳴鳩。列岫簷前見。清泉碓下流。春蔬和雨割。社酒向花篘。引我南陂去。籬邊有小舟。

張谷田舍

鄭谷

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喧春澗

滿拂倚綠桑斜日說年來稔前村酒可餘

田家作

王維

舊穀行將盡良田米可希老年方愛粥卒歲且無衣雀乳青苔
井雞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犢草屨牧豪豬多雨紅榴拆新秋綠
芋肥餉田桑下憇傍舍草中歸住處名愚谷煩君問是非

題汶川村居

滕白

種茶巖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
瞞腹老翁眉似雪海棠花下戲兒孫

田家

鄭毅夫

田家汨汨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却將微
雨送黃昏

田家

歐陽永叔

綠楊高下映平川
簞罷田神笑語喧
林外鳴鳩春雨歇
屋頭初日杏花繁

田園雜興

范至能

高田二麥接山青
傍水低田綠未耕
桃李蒲村春似錦
踏歌椎鼓過清明

又

下由尾水出江流高壠翻
江逆上溝地勢不齊
人力盡丁男長在踏車頭

時世行

杜荀鶴

夫因兵死守蓬茅
麻苧裙衫鬢髮焦
桑柘廢來猶納稅
田園荒

畫尚徵苗時挑野菜和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又

八十老翁住二村村中半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為點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曾州縣畧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

秋雨朝川莊作

王維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梨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蠶家

羣書要語季春之月后妃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觀蠶事既登分繭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月令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三官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浴種子川桑于公桑瞻仰注

古今事考

馬頭娘

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眾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及乘馬而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六

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齒母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蚕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忠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所蚕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蚕焉圖經

祀先蠶

于寶云祀先蠶婦人寓氏女之尊稱先蚕也

祭蠶室

吳縣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蠶室我即地神正月半日可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之當今君家蚕葉百陪言訖而去成如其言大得蚕續齊諧記

古今文集

雜著

蠶賦并序

陸龜蒙

荀卿有蠶賦楊泉亦為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藝麻緝纊官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蚕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龍為葩卉官涎益曉盡取後已嗚呼既豢而烹在實病此伐桑滅蚕民不

凍死

古詩

蠶簇詞

王建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白多。不向中庭，懸蒿草。神蚕急作，莫悠揚。年老為尔，祭神桑。但得青夫，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尔稠女。麗桃漿，男打鼓。二百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着。

織女怨

文與可

擲梭兩肘倦，踏紉雙足趺。三日不住織，一尺纔可剪。織處畏明日，剪時審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特入庫，何事監官怒。大字彫印文，濃和油墨汚。父母抱歸舍，拋下中門下。相看

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當湏了租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扇背露，里脊踞門限。叫罵嗔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貨殖家

商賈附

羣書要語：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孟子：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楊子

商賈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天官家宰注：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公丑：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同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
市來天下穰穰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伯室之君尚
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氓乎貨殖序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
畢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未富農
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會者資也貨
殖序 組贖 會 一家交易也 駟者其首率也 同上 諺曰百里不
販糶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
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
之比者謂之素封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同上 富商賈或滯財
役貧轉轂百數廢居邑 注 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蓋居邑中以乘
時射利也 後食貨志 巷列千所羅居百族則能日語額驛談論

於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際 晉成伯陽市賦

詩句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雖刀

古今事實

技巧致利

大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勸其女功極技巧則人
物歸之襁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
朝焉 貨殖傳

人棄我取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
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布帛予之
食 史記

好停貯

子貢好廢舉。廢舉停貯也。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則轉移取利也。

焚券得民

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至，召取錢者，殺牛置酒與期。會者取而燒之，曰：「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孟嘗君聞而怒，召驩云：「驩，曰：『有餘者與期不足者終無以償。』焚無用之券，捐不可得之庫計，令薛民親君，有何疑焉？」孟嘗君拊手而謝之。

居家致富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致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

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散其財，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夫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蓄廢居，俟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貨累鉅萬。越世家

著萬物錄

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遊越，范蠡畢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四方所出。本傳

公侯殖貨

漢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身為公侯，邑萬戶，然身衣弋絺，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注

聖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六 十四
都內主藏官安世已還官官不簿也

收息百三

王莽令市官收賤買賣賒貸于民收息百月三出百錢于民
用月收其息三錢也

衣繫衆鑰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
下如環佩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
而卒續世說

焚券自償

後漢樊宏其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年八十餘終素所
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

救竟不受建武中追爵壽張敬侯

積財能散

後漢折像字伯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散全帛資產周
施親疎或諫之像曰吾門戶殖財日久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
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為鬼所笑

朱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營什一之
方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
也遂止

自執牙籌

王戎性好與利廣取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寶聚錢不知

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常若不足女適裴頴其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昏戎遺其一車求婚訖而更責取

身障二簾

阮咸傳初祖約性好財有請約約料理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簾以著背後傾身障之

父焚其券

朱顧觀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觀之禁不能止後誘出文券一太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復還綽懊歎曰

立市易法

熙寧間詔京師置市易務樞密使文彥博言市易司遣官監

葉實有損國体王安石曰陛下不殖貨利豈於葉實收數千緡息以規利者直以細民又為蕪并所苦故為立法耳長編

與錢輟歌

以下係商賈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日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隋唐嘉話

借財命第

昔有周孿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日車子生急還田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路傍逢

專文類集前集卷之三十六
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貧困搜神記

雍雍

俗說有貧人止能辨敗獲雍之資夜宿雍中心計曰此雍實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敗二雍自二雍化而為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雍破小說

古今文集

雜著

治生用奇

田農拙業也而秦楊以甲州掘家好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栢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賈賄

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鄧氏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傳羊胃張里以馬醫而擊鐘倚頓以監鹽起郭縱以冶鑄成業至於蜀卓死孔齊之刀間公擅山川銅鐵魚塩市井之入上爭王者之利下銅弊民之業皆隨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擊犯奸成富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貨殖傳

等千占封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水居千石魚澤中千足羸山居千章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菽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滑川千畝竹及名園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干畝厄苦千畦

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封君等是富給之資也貨殖傳叙律詩

迭海客歸舊島

海上歸應遠蠻家雲島孤竹舡來桂浦山地賣魚鬚入國自獻錦逢人多贈珠却回春洞口漸象祭夫吳

梓匠者

圻墁者附

羣書要語伐木丁丁詩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矣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孟子般倮棄其削斲王爾一作爾投其鈞繩削斲鑿也鈞曲尺繩以準直甘泉賦審方而勢覆量高深遠近箕家

謂之更今作專術更又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筆談大木為

末細木為榑構榱侏儒椳闌居榦各得其宜以成屋室者匠氏

之工韓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韓

圻墁者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

惟其塗舟榑榱材彭更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

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坑也孟子滕文

古今事實

倮共土

倮汝共土

魯般木機

魯般為木為而飛之淮南子魯班為舟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

事類彙編前集

遂去不還

論衡

梓慶木鐻

梓慶削木為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吾四肢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

公輸規矩

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公輸雲梯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干郢見楚主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城守之於是公輸

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公輸般九攻之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遂輟兵陳射傳解帶為城以箬為械

造草木人

師偃周穆王時人縛草為人使之舞又作木人以手招王美人王怒殺師偃六帖

捕匠和雇

裴延齡大搜市廛逮捕匠徒迫脅就工號曰救索弗離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

撰成木經

都料預浩工於造塔每卧則交手於背為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行于世歸田錄

堂無蟻罅係巧埽者

號國中堂既成召工塲塲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按號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喂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蟻蜥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元宗紀

古今文集

雜著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翳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

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諸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入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

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在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圯者王承福傳，係圯墁者。

韓愈

圯者王承福，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喪其土田，手鋸衣

食餘三十年，會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圯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食焉而息其事者，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鋸以嬉。夫鋸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噫！吾操鋸以入於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息其事而得天殃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愈聞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515